

编读时代

本报法人微博  
网友留言摘编

(7月30日~8月5日)

【世界遗产为什么“爱涨价”？】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申遗”成功后,门票价格上涨30元;福建土楼“申遗”成功后,各县土楼集体涨价……除了门票之外,许多景区的观光车价格也是“水涨船高”。你们说说看,世界遗产为什么“爱涨价”?

(7月31日《工人日报》报道)

◎ **凤山玩家:**“世界遗产”,本是一种荣誉,一种认可,一种保护,可在市场经济下,一些山水遗址傍上了这个名号,就可能带来滚滚财源,涨价,再涨价。世界遗产无罪,绑架世界遗产则是罪过。

【报告:超长加班过度疲劳是造成工伤事故的重要原因】深圳市龙岗区总工会近日公布的报告显示,超长加班过度疲劳是造成工伤事故的重要原因。受伤住院的生产一线职工普遍存在在工作时间超长的情况,许多职工午休时间仅半小时。此外,工伤原因还有机械故障、培训不足等因素。

(8月2日《工人日报》报道)

◎ **水淼生:**加班,至少有工作做,最怕连工作都没得做。很多东西都是逼出来的,纵使有多么不愿意,面对现实哪敢说“不”?对于工伤,除了自己小心,也只能自求多福!

◎ **酿杯苦酒给自己:**我只想告诉你,这些年我就不知道节假日长啥样!

◎ **飛馬14:**超长加班不仅是造成工伤事故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矛盾的原因。我在带班时对工人们说,加班公司付双倍工资。工人们回答:“要钱不能不要命!”我无从回答。我认为必要时适量加班,在所难免,但超长加班,精力承受不了。

【广州:“艰苦行业人员”入户政策受环卫工冷遇】2011年广东出台积分入户政策以来,环卫工等长期从事艰苦行业的人群中,成功入户者很少。环卫工吕阿姨说,申请入户限制条件很多,他们工资很低,买不起房,孩子在老家上学,是否入户广州意义不大。几名受访者称,提高工资最实际!

(8月4日《工人日报》报道)

◎ **黄黼:**环卫工很辛苦,给予人性化的管理,提高工资等待遇更实际。作为普通市民,不能乱丢垃圾,增加环卫工的工作量,做到起码的尊重。

◎ **龙腾四海112:**对于底层的劳苦大众来说,入户与否,犹如空中楼阁般虚幻,意义不大!真正提高他们的收入和福利待遇,让他们的劳动获得尊重,活的更有尊严,才是当务之急!

(案菲涛摘自工人日报新浪微博)

欢迎读者到新浪、腾讯、人民网平台  
与工人日报微博互动

## 无人机大赛

8月6日,两架农业植保无人机进行编队飞行表演。

当日,“2016中国无人机与机器人应用大赛”在江苏苏州正式启动。本次大赛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创新科技,创造奇迹”为主题,包括“无人机影视航拍作品赛”“无人机视航拍现场命题赛”“农业植保无人机应用赛”“无人机与机器人创新创业方案赛”等多项活动。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他最亲密的“伙伴”。

下午6点40分,做保姆的老伴回来了。一间不大的屋子多一个人人都显得拥挤,但夫妻俩都很是开心,有说有笑地交流一天的经历。

贺师傅的老伴以前也是一名环卫工人,到年龄退休后又开始干保姆。提起当年干环卫的经历,爱说爱笑的老伴笑得都合不拢:“有一次我在路上扫地,一个交警跟我说,我是城市的美容师。当时我就乐得哈哈大笑,觉得太好了。”

贺师傅附和老伴:“就是嘛,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我们在北京过得也不踏踏实实嘛。”开心的夫妻俩,似乎全然没有注意到脚下的地在逐渐。

吃过晚饭,夫妻俩会冒着至晚不散的酷热去离家不远处的广场看人跳广场舞,那是他们一天中最大的娱乐。

晚上10点,是夫妻俩上床睡觉的时间。他们新的一天,又将从凌晨4点20分开始。

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这座拥有2170万人的特大城市,每天有2万吨的生活垃圾需要清运。每一天,都有数以万计的环卫作业人员在高温下辛勤工作。

如果唐山是一座“凤凰涅槃”之城,那么,这些为了亲人继续顽强拼搏,带着伤痛隐忍前行的幸存者,则是凤凰身上的一根根羽毛,有了他们,凤凰才能振翅高飞,这座城才得以涅槃重生……

# 一个震后母亲的后半生



7月28日,在唐山地震遗址公园纪念馆前,一位老人手捧鲜花祭奠在震中去世的亲人。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本报记者 杨学义

7月31日,一家人围在徐月仙老人和丈夫朱贵明合葬的墓前,焚香、烧纸、祭拜、诉说……

“哥、嫂子,在那边挺好的吧?多保重!”“妈,我每天都特别想您!没伺候够!”“奶奶,我结婚了,不是小孩儿了,一切都挺好的。”

两年前的8月4日,徐月仙离开了人世,与40年前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丈夫葬在一起。一家人选择两人祭日中间的周末聚在一起,回忆老人艰难的一生。

今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在那场灾难中,超过24万人不幸罹难,其中7218户家庭全部震亡,将近1.6万户家庭解体。“逝者安息,生者坚强”,撒手人寰的遇难者不用再为重创后的心灵疗伤,不用再面对生存的艰辛,活着的人却不能。

小叔子:嫂子从未抱怨过

徐月仙老人的小叔子朱贵民每当看到开盘式三轮摩托车,便会在脑海中浮现这样一场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载着年幼的弟弟,在刷满口号、标语的居民楼、厂房前奔驰、欢笑,这是他十多岁的哥哥留给他的童年回忆……

朱贵明生前在矿区的保卫科工作,由

于工作需要,他每天以一辆开盘式三轮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这在当时是威风凛凛的事。

震前不久,朱贵民在哥哥的帮助下得到了一份矿上的稳定工作。“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离不开哥哥打下的基础”,他对全家人回忆,没有哥哥的帮助,自己很难想象在震后该怎么立足。

上世纪80年代,城市的一切开始恢复正常。朱贵民为照顾守寡的嫂子,帮助她申请了一套宽敞楼房的三居室,没想到徐月仙却一口回绝:“楼房我不住,就住平房!”朱贵民明白,是大地震给她留下了心理阴影,那种天崩地裂的震颤,是老人一辈子都不想再次经历的。直到去世,徐月仙都一直坚持住在没有暖气、没有厕所的平房里。

在徐月仙的小姑子朱桂霞眼中,嫂子是个刚毅、坚强的人。在震后的一段时间内,徐月仙的婆婆由于痛失爱子,悲痛至极,与此同时,婆婆也担心她“走道”(方言“改嫁”的意思),将自己的孙子、孙女带走。所以,她对徐月仙起了防备心,处处刁难、试探,沉默寡言的徐月仙忍受着这一切,不吭一声。

一天,朱桂霞亲耳听到了婆婆冷不丁质问儿媳妇:“有没有想过往前走一步?”徐月仙斩钉截铁:“三个孩子这么小,不可能!”

她的小姑子终生都难以忘记那一刻,

“一句话很容易说出口,但一个女人独自抚养三个孩子,这是怎样的生活呀!”多年来,为了养家糊口,徐月仙在矿上的洗煤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回家还要收拾家务,她从未抱怨过、动摇过,也没有和人诉过一句苦。

儿女:妈妈也曾偷偷哭泣

徐月仙的儿子朱金生,地震当晚和父母睡在一起,当深夜地动山摇之际,从事保卫工作的朱贵明的第一反应是:有炸弹!于是迅速从床上跳起,将头探出窗外,随即被一块坠落的巨石砸中头部,摔出窗外,遇难。

“妈妈!”10岁的朱金生惊慌哭闹着,徐月仙已顾不得丈夫,迅速侧身将儿子护在身旁。几乎同时,房梁塌了,徐月仙的左侧肋骨粉碎性骨折,左手也被砸坏,而身下的儿子,毫发无损。

这是朱金生不愿轻易触碰的一段回忆,他很难原谅自己:“我当时太小了,应当是我将妈妈压在身下,而不是相反。”三年前,徐月仙被查出罹患骨癌,起初临床表现就是:腰部左侧的旧伤疼痛难忍。

朱金生说:“地震不光夺走了爸爸的生命,也在38年后夺走了妈妈的生命。”

徐月仙的女儿朱金英听到这句话,潸然泪下。她回忆起母亲最后的日子,癌细胞扩散到全身,徐月仙的躯体瘦成一副骨架,病魔非

作,但适合的不多。”

事实上,7月20日,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就举办了促进离校毕业生就业大型现场招聘会。据该中心主任李汉章介绍,此次招聘活动集中挖掘和提供适合毕业生的技能岗位信息,组织60家以上企业参加,涵盖了现代制造业、服务业、物流交通、金融业、计算机等行业,技工类岗位较多。不过李汉章表示,广州正在产业转型升级,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淘汰,因此企业更希望招聘到技能型人才。

但是,“技能型人才”需求与“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对接并不顺利。记者留意到,招聘会上进场企业提供的职位有半数以上是与客户和销售相关的,学历要求多为高中,其中一个细节更是难忘:招聘客服的企业虽然态度恳恳,所收简历却寥寥。企业负责人虽然呼吁,“学生适当调整心态,因为市场在变化,根据自身的技能特点做好长期的职业规划。”但是,学生们却坦言,要本科生立马改变观念,真的有难度。

机通过电阻加热,将两根钢轨相邻两端升温至1000摄氏度以上,然后挤压焊接,稍微靠近一些的温度都至少有60摄氏度。

涂恒摘下口罩,面部皮肤在烈焰的高温 and 光亮近距离接触下,呈现出暗红的光芒。

无缝钢轨是需要由5根100米长的钢轨,在焊轨车间焊接成一根500米长的钢轨,再运到铺设现场后采用闪光焊方式连接而成。平顺无缝的线路上,火车行驶不再有扰人的“哐当”声,甚至一元硬币都可平稳地竖立在“贴地飞行”的高铁动车车厢里。

焊轨接头对于一通到底的铁道线而言是小于毫米的量级,但如果内部有伤损、气泡或夹杂等,将无法承受列车长期的碾压,给列车安全运行埋下“地雷”。为确保焊头没有隐患,涂恒的“作品”还需经受“考试”验收。1吨重的锤头从5.2米高空自由落下,焊接头不被砸出裂痕才算合格。

“无论做哪个工种,我们流下的汗水,都是为了让旅客清凉舒适地出行。”一名铁路职工如是说。

## 技能岗位对接本科生“不顺利”

本报讯 (实习生唐丽 蔡燕林 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曾子芳)今年高校毕业生已离开校园近一个多月,但仍有部分毕业生因为种种原因未落实就业岗位。《工人日报》记者了解到,广东一些地方着手探索解决“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而将技能型人才与未就业毕业生对接则并不顺利。

7月27日,《工人日报》记者走访某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办公室发现,暑假指导中心也安排值班,时有毕业生回校办手续。办公室一位老师透露,比起往年,今年“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就业服务工作更加细化,除了以往追踪学生就业状况信息、学校在组织校园招聘宣讲会、引进招聘会时也增加了面向对离校毕业生的就业服务,希望促进他们尽快落实

就业岗位。

记者采访中发现,有的毕业生是因为专业不对口,有的是因为自身专业供过于求,还有的期待值过高,最终导致自己难以找到合适工作。毕业于某学院经济学专业的小冯,已投出去的三份简历当中,其中只有一个勉强对口,“招聘单位的岗位,专业对口的比较少。”。毕业于某学院人力资源专业的小周则表示,自己最关注的是薪酬、工作内容和发展前景,“我觉得五星级酒店的发展空间比较大,对我的职业发展有较大帮助。”不过他还没有顺利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而毕业于某师范大学数字媒体艺术方向的李同学说,他的专业可从事职业少,而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多,竞争压力大。“从离校到现在我都在找工

还有“独门绝学”就是手指上的巧劲。

列车卧具从洗衣机内拿出的温度在70摄氏度左右,经过140摄氏度高温熨烫,传送出来的布料温度也在80多摄氏度,长年累月折叠着刚“出炉”的卧具,高温布料摩擦着手指,也“熨平”了她的手指纹路。

“我母亲是洗衣厂的老职工,当年装备只有洗衣盆、小木板、晾晒架,现在卧具都是机洗、烘干,而且在室内不晒太阳,不会把自己晒黑。”熊国妹喝光一大杯刚打来的绿豆汤,继续折叠着卧具。

钢轨焊接,面部在烈焰下变得暗红

走进鹰潭工务机械段向塘焊轨车间的厂房,烈日被阻隔在外,但有的是阵阵的闷热和晃眼的火花。两台无缝钢轨焊接机正在作业,火红的焊花不时飞溅而出。记者在距离焊接机约两米远的地方,裸露的手背都能感受到阵阵灼痛。

“你们离远一些。”焊接工班工长涂恒打开防护罩察看焊机内部状况时提醒记者,焊

(上接第1版)

卧具清洗,手指纹路被布料“熨平”

撑开床单贴着身子,伸展双手对折、对折、再对折,最后用手掌轻抚抹平褶皱。6秒左右折叠完成一件卧具,熊国妹双手重复着折叠的动作,仿佛一只舞动翅膀的蝴蝶。

熊国妹是南昌铁路局南昌客运段洗衣厂的职工,她在这里已经工作了30多年,每天的工作就是高温洗涤、熨烫清洁卧具,将合格的卧具折叠码放整齐,等待送上列车铺放。

洗衣厂每天至少要完成五万五千件卧具的清洗,而每趟列车留给熊国妹她们的作业时间非常有限,记者走进洗衣厂房,最先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热”情,里面湿热的蒸汽四处弥漫,熊国妹工作岗位上有保持着5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在这里工作不到两分钟,她的脸就被热气熏的通红。床单、被套、枕巾等卧具大小尺寸不同,折叠方法和打包件数也有区别,眼明、手快、心算是她在岗位练就的基本功,而她



### 最大的渴望是能洗个澡

(上接第1版)

11点  
汗水像瀑布一样流进眼睛

中午11点到11点半,是环卫工人吃午饭的时间,但贺师傅将这顿饭挪到了下班后吃。更多时候,他在路边坐一坐,享受一下工作中难得的清闲时光。正午的太阳下,气温直逼34摄氏度,树底下吹过来的一丝微风都是热的。贺师傅摘下宽边草帽,权当作扇子给自己扇风。他花白的头发,已被汗水浸得湿透,凌乱地趴在脑门上。

半小时的时间转眼即逝。贺师傅很快又骑着自行车上路了。路上总有捡也捡不完的烟头,贺师傅顶着烈日,冒着路面至少超过37摄氏度的高温,细心地捡起地上的每一个烟头。“今天这还不算最热呢。”又一圈“巡视”下来,贺师傅一边擦汗一边说,“最热的时候,汗水就跟瀑布一样往眼睛里流,你还能用手擦,越擦汗越蛰眼睛。”

13点半,贺师傅的早班结束了,他的衣服已经是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你不知道,这

样的热天最大的渴望是洗一个热水澡。”交完班,贺师傅一边往回赶一边对记者说,“我住的地方没有条件洗澡,要洗只能去公司洗,但回去烧点热水擦擦头脸,也别提有多舒服了。”

贺师傅租住的平房月租金500元,大约8平方米左右,搁一张床后几乎就再放不别的东西了。老伴白天在别人家做保姆,回到家的贺师傅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自己烧一壶热水,屋子里几乎腾挪不开,他就端着水到外边擦脸、擦身子、泡脚。“要是大风或大雨天,洗完这盆水都是黑的。”

贺师傅最憧憬的是去公司美美地洗一个带淋浴的热水澡。“就是太麻烦,去一次就得两个小时,我一星期才去洗一次。”贺师傅告诉记者。

18点40分  
“听人叫我们城市美容师,开心得不得了”

早晨起得太早,吃完饭后贺师傅通常要睡一会儿,屋外正热,屋里的一台小电扇成了